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匹克威克外传

(上)

〔英〕狄更斯 著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匹克威克外传

(上)

〔英〕狄更斯 著

莫雅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匹克威克外传/(英)狄更斯著. 莫雅平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 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28-0

I. 匹… II. ①狄…②莫… III. 长篇小说-英国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344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马爱农 苏福忠

责任印制:张文芳

匹克威克外传

Pi Ke Wei Ke Wai Zhuan

[英]狄更斯 著

莫雅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8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8.875 插页 2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50001-70000

ISBN 7-02-004128-0/I·3132

定价 35.50 元

(上、下共两册)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指定书目

论语通译

孟子选注

庄子选译

三国演义（上下）

红楼梦（上下）

西厢记

呐喊

鲁迅杂文精选

子夜

家

茶馆

边城

雷雨

女神

朱自清散文精选

谈美书简

尘埃落定

哈姆莱特

堂吉珂德（上下）

歌德谈话录

巴黎圣母院

欧也妮·葛朗台

匹克威克外传（上下）

复活

普希金诗选

泰戈尔诗选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高中生必背古诗文40篇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指定书目

成语故事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中外神话传说

格林童话精选

安徒生童话精选

伊索寓言精选

克雷洛夫寓言精选

小学生必背古诗70篇

西游记（上下）

水浒传（上下）

朝花夕拾

骆驼祥子

繁星·春水

芙蓉镇

鲁滨孙漂流记

格列佛游记

童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50篇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导 读

说到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举世闻名的幽默大师。早在一九〇八年,林纾和魏易同就用文言文把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当时译为《块肉余生述》)等译介到了中国,可以说他是最早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的少数外国大作家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狄更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地位。不过仅以“批判现实主义”来概括狄更斯是不够的。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批判精神与悲悯情怀等是相互交融的。

狄更斯出身于小职员家庭,父亲嗜酒成性且挥霍无度,结果负债累累,导致全家人被迫住进债务人监狱,当时狄更斯才十岁。狄更斯十一二岁便开始为家里的生计操劳了,当过皮鞋油作坊学徒、打包工、律师事务所抄写员和报社见习记者等。儿时的悲惨遭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也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狄更斯在儿时是一个苦孩子。诚然世界上的苦孩子很多,狄更斯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苦难压倒,而是通过坚忍的努力战胜了它,把它化成了艺术素材并因此赢得了荣誉与财富。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这部既富于浪漫奇想又紧贴社会现实的幽默与讽刺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天真善良、不谙世事的有产者匹克威克带领其信徒们在英国各地漫游的奇趣经历与所见所闻。全书情节分为两条主

线：一是匹克威克与骗子金格尔的一次又一次较量；二是巴德尔太太诉匹克威克毁弃婚约的诉讼。在这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之外，匹克威克信徒们的故事以及旅途听到的故事（即故事中的故事）则构成一条条副线。其中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显然受益于《天方夜谭》、《十日谈》、《堂吉诃德》和《坎特伯雷故事》。而通过漫游纪事对英国社会作全景式的透视，则无疑受了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事实上，《匹克威克外传》历来被视为英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不过该书并没有落入传统流浪汉小说的窠臼。

由于其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经典《堂吉诃德》的种种相似，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匹克威克外传》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堂吉诃德》。粗略地比较一下两位主人公的特点，就可以发现两人在人格实质上是一致的：纯洁善良、和蔼可亲、学问渊博、崇尚正义。两人都是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又有点可笑的偏执狂：堂吉诃德痴迷于骑士伟业，做出了与风车大战的可笑之举；匹克威克则痴迷于知识，对各种荒诞不经的见闻孜孜以求；匹克威克把一块普通石碑视为至宝并对其进行苦心研究，这种荒唐之举与堂吉诃德把铜盆当成魔法师的头盔一样可笑；他们俩都是可笑的喜剧人物，然而另一方面却又都是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和救苦济贫的精神可嘉的斗士：堂吉诃德误以为乘马车赶路的贵妇是被强盗劫持的公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随行的教士大打出手，并为自己救了“公主”而感到无比自豪，弄得别人哭笑不得；匹克威克呢，他每次发现金格尔都穷追不舍，有一次他怀着义不容辞的激情夜赴女子学校阻止金格尔拐骗少女，结果却是中了诡计，不仅使全校师生虚惊一场，而且自己还落了个风湿病复发。另外，在同情弱者、嘲讽社会丑恶等方面，这两部书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匹克威克外传》洋洋七十多万字，读来却并不让人感到厌烦，相反倒是经常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拍案称快。这主要是因为狄更斯挖掘了生活本身的喜剧性，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喜

剧情节。人生在世,事与愿违的尴尬是常有的。在事物的本来面目与我们认为它们应该表现的模样之间,有时存在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所蕴含的喜剧性,恰好是幽默赖以成长的沃土。世上可笑可乐之事可谓比比皆是,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敏感和灵性去发现。在狄更斯的生花妙笔下,匹克威克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自己那顶被风吹走的帽子的情景,实在是有趣透顶:风像开玩笑似的吹吹停停,时大时小,匹克威克时追时停,气喘吁吁。当帽子在风中滚滚向前,匹克威克在后面手足失调地拼命追逐时,追帽子简直就成了一场痛苦的人生角逐。一个小小的细节居然能折射如此含义!我们不能不佩服狄更斯的喜剧敏感、幽默心境和非凡笔力。

《匹克威克外传》的很多章节,使我们在笑过之后常常会有所感悟,有时甚至会感到某种酸楚。由此可见,狄更斯的幽默与讽刺和肤浅的插科打诨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种浓缩着人生体验与思考的有一定深度的幽默与讽刺。其深刻性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作品所蕴含的人生悲剧意识上。《匹克威克外传》在展示人生的悲剧性方面,的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书中那个哑剧演员因经常无角色可演而陷入贫困,生存的重压与酗酒的恶习使他早衰并病倒了。他在病床上被高烧弄得心智狂乱,呓语连篇,到死都不得安宁。回光返照之际,他从床上挣扎起来,抬起枯槁的四肢,用古怪的动作扭来扭去,还以为那是在戏台上演戏!一个临终之人站在病床上扭来扭去,以为自己正在演戏,那情景的确滑稽可笑,同时又非常令人心酸。这样的一幕无疑是熔喜剧性与悲剧性于一炉的。正是由于揭示了生活的喜剧性所掩盖的悲剧性,狄更斯的幽默作品才能在让读者发笑的同时,让他们感到某种幽幽的涩味。

狄更斯的批判精神众所周知。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他犀利的笔锋戳向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刻画了一幅英国社会的百丑图,如翻云覆雨的市长、卑鄙无耻的议员、虚伪贪婪的教士、虚荣肤浅的贵妇、惟利是图的律师、见利忘义的经纪人、睚眦必报的

政治鼓动家、招摇撞骗的流浪汉、好发雌威的悍妇，愚昧轻信的信徒，等等，不一而足。狄更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直抒胸臆表达他对社会群丑的批判，而是把他的针砭隐含在生动的情节之中。狄更斯描写这一切的语言是幽默而貌似轻松的，但他的鄙弃之情的确流溢于字里行间。

狄更斯的批判之笔所插入的社会生活领域很多。他对负责人监管制度的不公、司法制度的腐败、所谓的民主选举的虚假以及教会统治的黑暗等，都进行了有力的嘲讽与鞭挞。比如说，在狄更斯笔下，伊坦斯维尔的议员选举不过是一场闹剧和阴谋而已：为了拉选票，浅黄党以请酒收买男人，蓝党则以送阳伞收买女人，还企图通过她们控制她们的丈夫与兄弟。双方甚至还有人通过收买酒吧女招待往对方的选民的酒里放鸦片酊，以便使他们无法投票！除了这些阴招，双方还彼此公开谩骂，甚至公开大打出手，以拳头进行雄辩。如此选举，岂有公正可言！

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与批判精神并行的，是狄更斯的仁爱理想。正如他本人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他揭批负责人监狱的黑暗和司法的腐败等，旨在匡扶正义，建立一个以仁爱统领人心的美好世界。狄更斯历来相信宽恕与爱能感化人和改造人，因此他主张阶级和解。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匹克威克最后对金格尔的宽恕与救助上。匹克威克对金格尔本来恨之入骨，但当金格尔落魄不堪、嗷嗷待哺时，他却又发了善心，不仅宽恕了这个宿敌，而且还接济他的生活，花钱保释他出狱，替他找到了正经的工作。金格尔呢，在匹克威克的感化之下，居然下了决心改过自新，最后成了一个好人。在这里狄更斯宣扬了“爱你的仇敌”的基督教教义。在金格尔的浪子回头上，无疑寄托着狄更斯美好浪漫的仁爱理想（或幻想）。

狄更斯出身贫寒，自幼饱尝人世辛酸，这样一个平民子弟、一个富于人文精神的作家，他具有平民意识是顺理成章的。狄更斯的平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权贵者尤其是为富不仁

者的无情嘲讽与鞭笞,二是对弱小人物的同情,比如说他饱蘸同情地描写了负债人监狱中的囚徒们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表现了贫苦当事人在法律机器面前的无助,等等。三是对平民的优秀品质的赞扬。在以往的多数作品中,平民要么平庸愚昧,要么奸诈卑劣。而狄更斯突破窠臼,大胆地表现了优秀的平民身上常被人忽略的可贵品质,如朴实、忠诚、无私等,从而丰富了平民形象的内涵。

在《匹克威克外传》中,狄更斯的平民意识最成功地表现在对匹克威克的仆人——山姆这个平民青年的形象塑造上。山姆心地善良、风趣幽默、机智勇敢并且忠诚可靠,在小说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比如说,在法庭上诙谐地叫凶狠的布兹弗兹大律师尴尬地输掉一个回合的人是他,利用偶然的发现揭穿金格尔的阴谋从而使匹克威克一行摆脱羁押的人是他,为了能在狱中照顾匹克威克而故意欠父亲的债以便正当入狱的人也是他,在讼棍道森和福格因得不到诉讼费而拿巴德尔太太开刀时及时促成巴德尔太太与匹克威克和解的人还是他,就连促成有情人温克尔和艾拉贝拉私奔的人都是他。

那场冤枉的诉讼使匹克威克颇有心力交瘁之感,幸亏有山姆、老华德、老威勒这些忠实朋友的帮助,他才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小说的末尾,历来是租房居住的匹克威克在伦敦郊外的林间买了房子定居下来,他的信徒温克尔和斯诺格拉斯都结了婚,山姆也和他心爱的女仆玛丽结了婚,生了儿子,可谓诸事如意,皆大欢喜。匹克威克在田园之中找到了最好的安身之地,这无疑也表达了狄更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小说中有关田园的各章节比涉及大都市的章节轻松明媚得多。而最意味深长的是,狄更斯让匹克威克与地位和财富都不如他的山姆最后成了生死不渝的知音。《匹克威克外传》以大团圆结局,这不能不说有点落俗套。不过,这样的结局倒是挺合平民百姓的口味——平民百姓在

现实中难以获得生活的美满,能让他们在小说的幻觉中找到暂时的心灵归宿或寄托,也不失为了一件仁慈的事。

诚然,关于狄更斯和《匹克威克外传》还有很多可谈,比如《匹克威克外传》结构有点松散,有些章节语言有点啰嗦冗长,但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相信读者朋友在亲自读完《匹克威克外传》这部熔浪漫情趣与现实关怀、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于一炉的巨著之后,会对本书及狄更斯有更深入的理解,会对世事人生有更透彻的感悟。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十月

一八六九年版序言

在初版前言里我已说过,《匹克威克外传》的创作旨在对一些趣人趣事做点介绍,并不企望有什么精巧的布局,甚至在当时笔者都不认为那是很可行的,因为本书原本就是以散漫的形式问世的。而“匹克威克俱乐部”这一组织,由于在小说的创作进程中发现难以处理,因此也就渐渐被弃之一旁了。虽然就某一点而言,经验和研究后来使我有长进,而且现在我或许可以指望用一条总的线索把各章节更紧密地连成一体了,但是目前的各章节仍然还是保持原貌,体现原来的意图。

我见过各种有关《匹克威克外传》来历的文章,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它们都是极富奇谈魅力的。既然探讨本书缘起的文章时有出现,我或许可以推断读者诸君对此事也有点儿兴趣,因此我想在此说一说来龙去脉。

在我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儿的时候,查普曼和霍尔两位先生迷上了我当时在《记事晨报》上撰写的或是刚发表于《老月刊》杂志的某些文章(其中一些最近已分两卷结集出版,由乔治·克鲁克山克先生插图),跑来约我写点东西以“先令月刊”的形式出版。这种刊物当时对我来说——我相信对其他任何人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模糊记忆中连载某种冗长小说的小册子而已。当年小贩们带着它们到全国各地兜售,而我在做人生学徒期满之前,还曾为其中一些洒过不少的眼泪呢。

当我打开我在弗尼韦尔旅馆的房门接待那位代表出版公司的经理时,我发现他不是别人,两三年前我正是从他手里买下了那本

赫然登有我的处女作的杂志，而在那之前或以后我再没见过他。那篇登载在《小品文》上的文章题为《明斯先生及其表兄》，我是在一天的黄昏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把它偷偷投进弗里特大街一条漆黑弄堂里的一家漆黑邮局的漆黑信箱的。投寄完之后，我便向威斯敏斯特会堂走去，钻进里面待了半个小时之久，因为我实在已因欢乐与自豪而泪眼模糊了，既看不清街上的一切，也不宜让人在街上看见那副尊容。我把不期而遇的巧合告诉了客人，我们俩都欣然认为是一个好兆头，接着便开始言归正传。

客人提供我的一个主张是，那个刊什么的应便于西摩先生插图；另外还有一个主意——不知是那位可敬的幽默艺术家的点子，还是我的客人自己的——那就是，最好是写一个“猎迷俱乐部”的活动来与插图匹配：该俱乐部的成员将四出渔猎，因缺乏娴熟技巧而频频陷入困境。我提出了异议，因为考虑到我本人虽然生于乡间并受过一部分乡村教养，但除了对各种运动略知一二之外，决不是什么渔猎行家；再说，渔猎题材也并不新颖，早已被写滥了，还不如顺其自然，根据作品需要去插图，那样将会好得多；我乐意自己去自由发挥，在更广的范围内描写英国的风土人情；而且，不管开头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什么样的路子，到最后我恐怕还是要从心所欲的。我的想法被采纳了，于是我想到了匹克威克先生，写出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俱乐部”图，还画了其创始人的欢快肖像，后者是依据爱德华·查普曼先生对他经常见到的一个真实人物的衣着和举止的描述画成的。鉴于公司最初的提议，我让匹克威克先生和一个俱乐部联系了起来，还特意加入了温克尔先生这一人物，以备西摩先生之用。我们以二十四页而不是三十二页开始了第一期，用了四幅而不是两幅插图。第二期尚未出版，西摩先生便不幸突然逝世了，这就使一直议而未决的问题立即有了一个了断：每期改为三十二页，只用两幅插图，这样一直出到底。

我的确是极不情愿地注意到,有那么一些语焉不详、东拉西扯的说法被提了出来——声称是为了西摩先生着想——断言他在本书或其中的任何东西的创作中占有一份。前面的段落对此没有进行详实的描述。鉴于对一位艺术同僚的缅怀与敬意,也出于我的自尊心考虑,我谨以自我克制的态度心平气和地把一些事实记录于此:

凡在本书中能找到的情节、短语或字词,没有任何一个是由西摩先生创作或提议的。在本书才刊印二十四页,而四十八页的确尚未写出之际,西摩先生就去世了。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西摩先生的字迹。除了一次之外我再没有见过西摩先生,那仅有的一次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那次他当然没有提任何建议。我是在有另外两人在场的情况下见到他的,那两人还活着,对所有这些事实一清二楚,而且我还持有他们对这些事实的书面证明书。最后一点是,爱德华·查普曼先生(起初的查普曼-霍尔公司的尚在世的创始人),出于类似的保存真相的目的,以书面形式记录下了他本人所知的本书缘起的情况,以及有关的各种毫无根据的臆断,甚至还向我们表明那些臆断是毫无真实可言的——依所记录的细节来看,这一点不言自明。由于我已决定采取的自制态度,我在此不再引述爱德华·查普曼先生对他那位已过世的搭档曾在某个场合认可那些臆断的记录。

我在《记事晨报》和那本《老月刊》杂志上署名为“鲍兹”,它不仅署在本书的第一期的封面上,而且以后还沿用了很久。这一笔名其实出自我所宠爱的小弟弟的绰号——出于对《威克菲尔牧师传》的敬意,我把他叫做“摩西斯”^①,将鼻音戏谑地变一下,“摩西斯”的发音便成了“鲍西斯”,再缩短一点,则成了“鲍兹”。远在我

① 狄更斯很推崇的前辈作家哥尔斯密斯(1728—1774)所著《威克菲尔牧师传》中的一个名字。

成为一名作家之前，我对“鲍兹”已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因此采用它做了笔名。

有人说，随着小说的进展，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发生了确确实实的改变，他变得更善良更明智了。我认为读者诸君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不会觉得这种改变是牵强和不自然的：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有几分幻想气质的人，首先给我们留下深深印象的是他那些异乎常人的怪癖，常常非要等到和他更熟了，我们才开始透过表层特征而发现他更好的一面。

我惟恐好心的人们不能明察（正如《清教徒》^①当初问世时好心人不能明察一样），弄不清宗教与宗教口头禅截然不同，虔诚与虔诚外衣截然不同，弄不清谦恭地敬奉《圣经》的伟大真理迥异于抹煞其精义，只是将其字句大胆地乱用在最鄙俗的纷争和最卑微的生活琐事上，致使愚昧无知者为之大惑不解；鉴于诸如此类顾虑，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在本书中被讽刺的永远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更进一步说，讽刺后者乃是讽刺它与前者无法谐调，不可能与前者融为一体（所有的经验足以说明这点），乃是讽刺它是社会存在的最邪恶、最有害的谬误之一——就当前而论，不管其大本营是设在艾克塞特尔大会堂，还是艾贝内泽小教堂，还是两处兼而有之。对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似乎无需赘述了。但是，对那种亵玩神圣事物、嘴上头头是道、心里却不把它当回事的行径，或是那种把基督教与某种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抗议是永远不过时的——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这类人所理解的宗教只足以使他们相互怨恨，而不是彼此相爱。

在翻阅本书重印本的时候，令我感到奇特而有趣的是：从本书开笔之初至今，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进步已在我们周围发生。虽然律师的许可证问题有待解决；陪审团微妙

^① 《清教徒》是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所著历史小说。

而尴尬的处境有待改观，国会选举的运作方式（也许甚至国会本身）也仍然有待改善；但是法制的改良已斩断了道森和福格先生之流的爪子，在他们的办事员中，一种自我尊重、相互容忍、教育与合作的精神已广泛传播开来，旨在达到上述良好目的；巨大的隔阂已被消除，公众于是得以享受现有的方便与利益，而历来使公众独受其害的诸多无谓的嫉妒、盲目与偏见，无疑也适时地被废止了；有关欠债入狱的法律被修改了；弗利特监狱也已经被拆除！

谁知道呢？等到一系列改良达到其目的之日，我们将会发现，就连城乡的长官们都得学会每天同“常识”与“正义”握手；就连《济贫法》都会怜惜老弱和不幸者；而学校，在基督教的普遍原则之下，将成为遍及这个文明国度的最美的装饰；就连监狱的大门也不仅外面被牢牢地封住，里面也牢实稳妥地拴紧了门闩；维持体面、健康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财富将被普遍地分享，不仅富有者及国家将因此获得安全，就连最贫困者也能享受这种权利；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董事会和团体——与在它们四周怒吼的人类的海洋相比，它们比小水滴还要渺小——它们也将不再永远放任“热病”和“肺癆”肆意摧残上帝创造的众生，或是无休无止地拉起小提琴为“死亡之舞”伴奏！